

经方杂谈

【张大昌先生弟子个人专著】

姜宗瑞 著

这是一本非常实在的书。没有空谈，没有人云亦云，全书凝聚着他多年经方实践经验和经方理论研究的心得。特别是书中的许多案例，均如实道来，读后如临其境，让人启悟良多。

——黄煌《经方杂谈》序

学苑出版社



经方杂谈



经方杂谈

内容简介

《经方杂谈》一书共分三章：第一章“经方概说”，详解经方之名义、渊源，兼论经方与医经、经方与时方之关系。概念清晰，立论大胆，文笔流畅。第二章“经方研究”，从方法论和取舍观入手讨论，简洁明快，时出新意，为本书重点。第三章“经方与临床”，以法分类、以方统案，以医案证医理，略具作者考证的早期《伤寒论》可与不可之格局。

本书充分表达了一位基层医生对与中医经方的实践与理解，本书适宜于广大中医院校学生、中医临床工作者、中医爱好者参考和学习。



ISBN 978-7-5077-3339-6



9 787507 733396 >

定价：16.00元

责任编辑：陈 辉 付国英
封面设计：李 戎 张致民

经方杂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方杂谈 / 姜宗瑞 著. -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09
ISBN 978-7-5077-3339-6

I. 经… II. 姜… III. 经方-研究 IV. R28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48522 号

责任编辑: 陈 辉 付国英

出版发行: 学苑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 2 号院 1 号楼

邮政编码: 100079

网 址: www.book001.com

电子信箱: xueyuan@public.bta.net.cn

销售电话: 010-67675512、67678944、67601101(邮购)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厂: 北京市广内印刷厂

开本尺寸: 890 × 1240 1/32

印 张: 7.75

字 数: 184 千字

印 数: 0001—3000 册

版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6.00 元

钱 序

《经方杂谈》是姜宗瑞大夫的中医临床著作。我和宗瑞大夫相识有一段学术因缘。宗瑞是河北省南部广宗县人，邻县是威县，威县有一位老中医，名叫张大昌。张大昌的祖父叫偃南，偃南专职兽医，兼明中医。偃南先生1918年因事到甘肃敦煌，从守洞道士王圆篆手里买了一卷医方，绢子本，题“梁华阳隐居陶弘景撰”，卷子本的名称是《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简称《辅行诀》），内有近六十首中医方剂。偃南把绢子本传给其子耸云，耸云传给其子大昌，三世传经，勿使沦替，精心守护，其功伟矣。大昌先生中医底蕴深厚，又依《辅行诀》方剂看病，每起沉痾大证。大昌先生在威县、广宗县的传人及再传弟子有十一名，这些弟子运用《辅行诀》经方看病，获得很好疗效。可以说，这些传人深深得益于《辅行诀》。《辅行诀》不但有显著临床效果，而且在中医文献发展史上同样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大家都知道《伤寒论》是中医的灵魂，称仲景是经方之祖，普遍认为《伤寒论》的方剂是仲景首创。《汉书艺文志》著录“《汤液经法》三十二卷”。《辅行诀》说《伤寒论》是在《汤液经法》基础上形成的著作。《辅行诀》指出：“汉晋以还，诸名医辈，张机、卫汜、华元化、吴普、皇甫玄晏、支法师、葛稚川、范将军等，皆当代

名贤，咸师事此《汤液经法》，愍救疾苦，造福含灵。”又说：“商有圣相伊尹，撰《汤液经法》三□，为方亦三百六十首……实万代医家之规范，苍生护命之大宝也。”又说：“外感天行，经方之治，有二旦、六神大小等汤。昔南阳张机，依此诸方，撰为《伤寒论》一部，疗治明悉，后学咸尊奉之。”这些史料证明，《伤寒论》是在《汤液经法》基础上并增加张仲景自己的临床方剂而形成的一部伟大的著作。张仲景的伟大贡献首先是传经之功。《汤液经法》是西汉早期著作，证明中医方剂在西汉已经达到基本成熟的阶段，可见《辅行诀》具有多方面的伟大意义。这样一部光辉伟大的中医基础理论与中医临证著作本应该同中华民族而永存，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它却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文革”中付之一炬化为一缕青烟飘散无迹了，焚毁之后，只有大昌先生的弟子手中有传抄本流传。

为了不使这些抄本再次失传，2007年6月我和山西省中医药研究院赵怀舟同志、2008年5月我和赵怀舟、学苑出版社陈辉同志两次到广宗县、威县与张大昌先生各位传人座谈，收集抄本，我就是在这两次座谈会中与宗瑞大夫相识的。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深刻的，他提供了张大昌先生不少生活工作细节，加深了我对张大昌先生的印象和景仰。大昌先生的各位弟子对他们的老师非常敬重虔诚，谨守师训，勤勉从医，以经方为圭臬，为患者献忠诚。他们把手中珍存的《辅行诀》抄本无偿地奉献出来，我、怀舟和陈辉双手捧着这些宝贵文献，毕恭毕敬，战战兢兢，唯恐有所闪失，全心全意加以呵

护，终于把众多抄本汇集在一起，由学苑出版社出版，名为《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传承集》，其中收录姜宗瑞大夫五篇文章：《1965年范志良抄本考略》（与赵怀舟、范五敬合作）、《太老师笔记五则》、《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点滴》、《辅行诀传承集诸传抄本差异初探》、《张大昌先生生活散记》。我清楚地记得，当我走出广宗县宾馆准备回京的时候，宗瑞大夫挽着我的手送我，我说了这样的话，大意是：你还年轻，要多多写作，你有这个基础。

宗瑞大夫读过许多中医经典著作，读得很刻苦，为人也很谦逊，在基层做临床工作，见的病种多，工作压力较大，因此更加勤奋，所以进步更大，成就更加突出。他把他多年运用经方的经验原原本本实事求是地写出来，就成了这本《经方杂谈》。

姜宗瑞同志是张大昌先生的再传弟子，《经方杂谈》是其第一部个人学术专著，这部书著约20余万字。其书分“经方概说”、“经方研究”、“经方与临床”三章，对历久弥新的中医经方学展开了独具个人特色的论证和阐述。其书有着较强的可读性，不论是对从事经方研究的医史文献工作者，还是对从事中医临床工作的广大医生来说，都具有启迪思路和临证借鉴的作用与意义。

此书有一个特点，就是强调临床实践的重要性，而临证实效正是中医经方之所以具有恒久生命力的根本原因所在。书中所载诸多真实的案例，如心肌梗塞、胸腔积液、百日咳等，皆取得了满意的疗效，是对“古方今病不相能也”的有力反驳。这些细节，有如零金碎玉，

散布书中，有待细心的读者去发掘、去体会。

此书不算厚，但满载着作者的心血，展示着作者的自信。同时书中也包含了对中医本真的呼唤，对中医回归经典、回归临床的呼唤。相信不管是中医院校的学生、中医临床工作者，还是中医爱好者，都会从中获得各自需要的东西。

北京中医药大学 钱超尘

2009年1月22日

黄 序

我认识姜宗瑞先生是在网上。2006年，我的个人网站“黄煌经方沙龙”上出现一位名“沙丘沙”的网友，他陆续发表了许多经方应用的案例和体会。经方纯真，古法悉遵，识证独到，经验新鲜，经方理论也别有视角……“沙丘沙”的帖子一出，立即吸引了经方爱好者们的眼光，点击率明显升高。后来知道，“沙丘沙”的真实姓名叫姜宗瑞，他是河北省广宗县的一位基层医生。

前不久，姜宗瑞先生寄来了他的力作《经方杂谈》。这是一本非常实在的书，没有空谈，没有人云亦云，全书凝聚着他多年经方实践经验和经方理论研究的心得。特别是书中的许多案例，均如实道来，读后如临其境，启悟良多。全书的字里行间无不透发出经方的魅力，能给人自信，能给人激励。可以说，这是近年来经方医学研究领域的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

经方是古朴的，但又是实用的。没有用过经方的人是不会懂得其珍贵的，更不会有使用经方及研究经方的乐趣。从这本书可以看出，姜宗瑞先生是识货的中医人，也是一位每天沉浸在成就感中的中医人。他能取得这些成就，与他的师爷张大昌先生竭力传承经方的精神熏陶有关，也与他甘愿清贫乐于临床研究的价值取向有

关，更与他求真务实、不尚空谈、注重临床的治学态度有关。

经方是我国传统医学中最具有魅力的部分，但其重要的应用价值目前尚没有引起我国主流中医界的重视，在这种情况下，动员民间力量参与经方医学的传承，显得尤为迫切。当前，我国需要一大批像姜宗瑞那样聪明实干的基层医生，他们能以对经方医学的那份真挚的感情，能以敏锐求实的目光，能以踏实有效的研究，为经方医学的普及与提高发挥重要的作用，为沉闷的中医学术界吹进一股清新的风！

黄 煌

2008年12月11日于南京中医药大学

自序

余自幼多病，初记事即常俯于父母肩头，屡造医门。幸诸师厚爱，自小学至高中均名列前茅。1984年读完高二，患神经衰弱，头痛、失眠、心烦、注意力不集中，被迫辍学。难圆父亲望子成龙之梦，愧对母亲含辛茹苦之恩，甚遗憾。

有鉴于疾病对人生的危害，遂发奋学医，家长之反对（因医生言我的病为用脑过度），生活之艰辛，劳动之繁重，均不能动摇我自学之初衷。十小时体力劳动之外，忙中偷闲，纵然新婚之夜亦手不释卷。1987年有幸拜邢台矿务局总医院中医科主任郭灿勋先生为师，在总院学习两年。1989年又拜广宗县儿科名医吉建华先生为师（现已退休，曾为广宗县中医院院长），并得到太老师张大昌先生及众师伯、师叔的厚爱，师伯范志良惠我尤多。自此开始应诊，如陈修圆所言：“白天临证，夜晚看书”，学业与日俱进，时无空过。

1994年有缘亲近当代禅宗大德净慧法师，虽无明心见性、转凡成圣之飞跃，确有减贪减瞋、勿固勿我之事实。因知出世、入世并无矛盾，佛法、医术可相辅相成。

诚如王海藏所言：“余读医书几十载矣，所仰慕者，仲景一书为尤。”我深有同感。自初学背诵《伤寒论》、

《金匱要略》原文，及临证用仲景原方，到最近，广考古今注家，始终以仲景书为纲。每有会心，则书为笔记，但备忘而已，初非有意成册。以此示人，师友鼓励，方有心问世。古人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同理，医学兴亡，匹夫有责；中医兴亡，匹夫有责；经方兴亡，匹夫有责！况当前之医势，西风强盛，时毒横流，经方不振。遂不徒以“乡村医生”而自卑，反而有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基层的感叹，不禁大声疾呼，中医且不说发扬光大，想在医疗市场上立足，与现代医学并肩，舍经方莫属！

于是，将个人对经方的学习心得和盘托出，医论务本于临床，不空谈玄理，医案务必真实，验案与误案并举，以便吸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自知不足为传道授业之玉函，或可为求师问道之资粮。

南怀谨先生有诗云：“古道微茫致曲全，由来学术诬先贤。陈言岂尽真如理，开卷尚留一笑缘。”是为序。

在本书的编辑、校对期间，同学左金晔医师、山西省中医研究院赵怀舟同志，做了大量的工作。承蒙北京中医药大学钱超尘教授、南京中医药大学黄煌教授为本书赐序，一并致谢。

姜宗瑞

2008年冬于河北广宗思义堂

目 录

第一章 经方概说	1
一、经方名义	1
二、经方的渊源	5
三、经方与医经	18
四、经方与时方	29
第二章 经方研究	40
一、方法论	40
二、取舍观	140
第三章 经方与临床	157
一、汗法	157
二、吐法	175
三、下法	178
四、温法	187
五、清法	198
六、其他	204
附录	215
一、张大昌先生“论金匱三方、木防己汤及五宗方”稿	215
二、张大昌先生生活散记	225
跋	235

第一章 经方概说

一、经方名义

经方的名义，也就是经方的概念。一般我们一提到经方，不约而同地认为是张仲景的《伤寒论》和《金匱要略》。如《中医名词词典》解释经方派时说：“后世医家称《伤寒论》、《金匱要略》等古典著作中的方剂为经方。”这一说法代表着当前比较普遍的说法。在这里我提出一种观点，对于某一概念，我们当分清它的原义、演义和自定义。这种分法不仅适用于经方这一概念，也适用于本书所涉及的所有概念。经方首见于《汉书·艺文志》方技类，与医经、房中、神仙并列方技传中，并且指出经方的著作有十一种。《艺文志》转录于《七略》。此时张仲景的《伤寒论》尚没有问世，可见《艺文志》所谓的经方，并不是指张仲景方。再看《备急千金要方·大医习业》：“凡欲为大医，须诸素问甲乙，黄帝针经，明堂流注……张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东阳、张苗、靳邵等诸部经方。”可知唐代的孙思邈并不认为只有张仲景的方才是经方。《艺文志》对经方的定义：“经方者，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齐，以通闭解结，反之于平。”是指用药物（草石）调节人体水火盛衰、经脉瘀阻的治病方法。与医经相比较：“医经者，原人血脉经络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针石汤火所施，调百药齐和之所宜。”医经是以针灸和医理为主，而经方是以药物和医疗实践为主。《艺文志》

的这一说法我称其为经方的原义。因经方十一家的著作，到现在已全部失传，只有张仲景的《伤寒论》和《金匱要略》流传到今，所以，慢慢地《伤寒论》、《金匱要略》就成了经方的代名词，我把它称为演义。因它的内涵比原始的经方的内涵缩小了，因而可称为狭义的经方。那什么是广义的经方呢？广义的经方，一般多从经字的理解出发，把经方理解为经典的、传统的医学，似有包容本草、针灸、汤液、脉法之势，有打破《艺文志》经方、医经的对立，涵盖医经的趋势。如果这么理解经方，相对于原始的经方和狭义的经方，则能称其为广义的经方。太老师张大昌先生以及我最近接触的一位道兄，言经方多指广义的经方。以上不管是狭义的经方，还是广义的经方，相对于原义的经方而言，均属于演义的经方。是随着时间的向后推移，逐渐演变而来的。

本人结合陶弘景的《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以下简称《辅行诀》），对经方提出了自己的定义：经方应指《汤液经法》之方。关于《汤液经法》，《汉书·艺文志》载其名。皇甫谧也说：“伊尹以亚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指《汤液经法》）……仲景论广伊尹《汤液》为数十卷，用之多验。”只因《汤液经法》年久失传，除《辅行诀》外，未见其内容，所以皇甫谧的话，没有引起大家的广泛的重视。据《辅行诀》记载，陶弘景确实见过《汤液经法》的内容，如书中所言：“商有圣相伊尹，撰汤液经法三口，为方亦三百六十首，上品上药，为服食补益方者，百二十首；中品中药，为疗疾祛邪之方，亦百二十首；下品下药，为杀虫辟邪痈疽等方，亦百二十首。凡共三百六十首也。”二氏去古未远，其言如此，可知仲景方源于《汤液经法》无疑。这是本人对经方的自定义。虽说如此，本书所讨论的问题，仍限于狭义的经方，即张仲景方。

或许有人会问，为什么仲景自序没有说明撰用《汤液经

法》，反而说“撰用《素问》、《九卷》……”呢？对于这个问题，应从以下两个方面讨论。首先，从《伤寒论》的内容来看，几乎没有直接引用《内经》的内容。其次，对于仲景的自序，日本学者中西维忠、山田正珍都提出了异议。山田正珍在其《伤寒论集成·张仲景自序解》中说：“仲景氏之序论，实是感慨愤懑之所发，所谓披心腹，吐情实者，非后人自序其书，以希售者比也。但其天布五行以下，皆是繁衍丛脞之言，全系叔和撰次之语，非仲景氏之旧也。谚所谓貂不足狗尾续者已。何者？思过半句，既为一篇结尾，而复起一段议论，是征一也；天布五行以下，文理不属，体裁迥别，是征二也；前称越人，后称扁鹊，亦非一人之口气，是征三也；后段讥时医不求经旨，务在口给，是前段所悉，假令仲景笔也，亦岂如此郑重乎？是征四也；仲景论中，未尝说五行经络，后段乃说之，是征五也；仲景论中，未尝以三部九候明堂阙庭诊之，后段乃说之，是征六也；此论由感往昔之沦丧而起之，则文止于所起，为得其实，获麟之义，可以征矣，是征七也。七征既得，奸其可掩哉！”山田氏只对后段提出了异议，认为前段为仲景所作。我国学者杨绍伊进一步对前段中的“撰用素问、九卷……”这五句做了考证，认为不是仲景之言。今将钱超尘先生所著《张仲景研究集成》中所引杨氏论仲景自序一段全文录出，以便考证：“仲景序中，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产药录并平脉辨证五句，与若能寻余所集，则思过半矣至夫欲视生别死，实为难矣一节，悉出叔和撰次。知者，以此篇序文，读其前半，韵虽不高而清，调虽不古而雅，非骈非散，的是建安。天布五行，与省疾问病二段，则笔调句律，节款声响，均属晋音。试以《伤寒例》中词句滴血验之，即知其是一家骨肉。更证以《千金方序》文，中引当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医药，至彼何荣势之云哉一节，称誉张仲景曰，而《序例》中引‘天布五行以运万类’至‘夫欲视死别生

实为难矣’一节，不称张仲景曰。即知其语，非出仲景之口。再以文律格之，‘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在文律中为浑说，‘撰用素问、九卷’等五句，在文法中为详举。凡浑说者不详举，详举者不浑说。原文当是‘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此本辞自足，而体且简。若欲详举，则当云‘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产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不当浑说后又详举也。且仲景为医中汤液家，汤液家举书不举《汤液经》而举《素问》，不数伊尹而数岐黄，何异家乘中不系祖祢而谱东邻也。至其下之‘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趺阳，三部不参’云云，殊不知三部九候，乃针灸家脉法，非汤液家脉法。针家刺在全身，誓不能不遍体考脉，汤液家重在现证，脉则但候其表里寒热、脏腑虚实、荣卫盛衰以决其治之可汗、不可汗、可下、不可下而已。故诊一部亦已可定，不必遍体摩挲。以汤液家而用针灸家骂汤液家之语骂人，仲景纵亦精于针灸脉法，何至遽贖言而矛盾若是。”

按照现在我国司法的原则，重证据，不重推理。山田氏此文多属推理；而杨氏所引千金方序则是证据，而不是推理。总体上说，二氏的文章可谓是有理有据的佳作。那些认为张仲景学习了《内经》才作《伤寒论》的学者，对山田正珍、杨绍伊二氏之说，不应视而不见。总之，我们不能因仲景自序中未见汤液之名，就不承认《伤寒论》和《汤液经法》的传承关系。

据《辅行诀》的内容，仲景的桂枝汤即《汤液经法》的小阳旦汤，仲景的黄芪建中汤即《汤液经法》的大阳旦汤；仲景的小柴胡汤即《汤液经法》的大阴旦汤，仲景的黄芩汤即《汤液经法》的小阴旦汤；仲景的麻黄汤即《汤液经法》的小青龙汤，仲景的小青龙汤即《汤液经法》的大青龙汤；仲景的黄连阿胶汤即《汤液经法》的小朱雀汤。这不仅说明仲景的《伤寒